



語錄  
二傳習錄中

~ 16  
3061  
3





門 16  
號 3061  
卷 3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

語錄二 傳習錄中

錄

先師手書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書。吾師自謂天下是朱非陸。論定既久。一旦反之為難。二書姑為調停兩可之說。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錄為下冊之首者。意亦以是歟。今朱陸之辨。明於天下久矣。洪刻先師文錄。置二書於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昭 35.10.17 購入  
藏書





不復錄其餘指知行之本體莫詳於答人論學與  
答周道通陸清伯歐陽崇一四書而謂格物爲學  
者用力日可見之地莫詳於答羅整菴一書平生  
冒天下之非詆推陷萬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講學  
惟恐吾人不聞斯道流於功利機智以日墮於夷  
狄禽獸而不覺其一體同物之心澆澆終身至於  
斃而後已此孔孟已來賢聖苦心雖門人子弟未  
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見於答聶文蔚之第一  
書此皆仍元善所錄之舊而揭必有事焉卽致良

知功夫明白簡切使人言下卽得入手此又莫詳  
於答文蔚之第二書故增錄之元善當時洵洵乃  
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  
不得聞斯學爲慶而絕無有纖芥憤鬱不平之氣斯  
錄之刻人見其有功於同志甚大而不知其處時  
之甚艱也今所去取裁之時義則然非忍有所加  
損於其間也

答顧東橋書

來書云近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



誠意一義。鍼砭膏肓。誠大惠也。

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亦將何以救之乎。然則鄙人之

心。吾子固已一句道盡。復何言哉。復何言哉。若誠意之

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

義看。故稍與提掇緊要出來。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來書云。但恐立說太高。用功太捷。後生師傅影響謬

誤。未免墜於佛氏明心見性定慧頓悟之機。無怪聞

者見疑。

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為間。體究

踐履。實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空虛頓

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求為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

詳。遂以見疑。亦無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當一語之下

便瞭然矣。乃亦謂立說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來書云。所喻知行並進。不宜分別前後。即中庸尊德

性而道問學之功。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之

道。然工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湯

乃飲。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見是物。先有是事。

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



行也。

既云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則知行並進之說。無復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不無先後之差。無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說。此尤明白易見。但吾子為近聞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

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邪。知湯乃飲。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尙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說。則知行之為合一並進。亦自斷無可疑矣。

來書云。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此為學者喫緊立教。俾務躬行。則可。若真謂行即是知。恐其專求本心。遂遺物理。必有闡而不達之處。抑豈聖門



知行並進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為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即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略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為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

却

心又何物。邪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邪晦菴謂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啟學者心理為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闇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



己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來書云所釋大學古本謂致其本體之知此固孟子盡心之旨朱子亦以虛靈知覺為此心之量然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

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此語然矣然而推本吾

子之意則其所以為是語者尚有未明也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為物格知致以存心養性事天為誠意正心脩身以殫壽不貳脩身以俟為知至仁盡聖人之事若鄙人之見則與朱子正相反矣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殫壽不貳脩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為知存心養性為行乎吾子驟聞此言必又以為大駭矣然其間實無可疑者一為吾子言之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



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又云：知天地之  
 化育，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惟聖人而後能然。故  
 曰：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  
 也。故須加存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  
 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蓋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  
 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己事  
 也。是與天為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  
 與天為二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  
 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

毋

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於殀壽不貳，  
 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閒矣。存其心者，雖未能盡其心，固  
 已一心於為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之殀壽不  
 貳，是猶以殀壽貳其心者也。猶以殀壽貳其心，是其為  
 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可，而何盡之可云  
 乎。今且使之不以殀壽貳其為善之心。若曰：死生殀壽  
 皆有定命，吾但一心於為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  
 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雖與天為二，然已真  
 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



則尙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創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嘗有。而本始建立之謂。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使初學之士尙未能不貳其心者。而遽責之以聖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風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幾何而不至於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吾子所謂務外遺內。博而寡要者。無乃亦是過歟。此學問最緊要處。於此

而差將無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於罪戮。嗶嗶其言。其不容已者也。

來書云。聞語學者。乃謂卽物窮理之說。亦是玩物喪志。又取其厭繁就約。涵養本原。數說標示學者。指爲晚年定論。此亦恐非。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卽物而窮其理也。卽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



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為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為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內。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

哉。謂之玩物喪志。尚猶以為不可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為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來書云。人之心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鮮有不昏。非學問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則善惡之機。真妄之辨。



不能自覺。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此段大略似是而非。蓋承沿舊說之弊。不可以不辨也。

夫問思辨行。皆所以為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

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然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

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

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

有不行者。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

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

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

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

即學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

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

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

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說而言。謂之思。以求

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

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

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

是。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



丁前不仁理至誠使

是專以學問思辨為知。而謂窮理為無行也。已天下豈  
有不<sup>耶</sup>行而學者邪。豈有不<sup>耶</sup>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邪。明  
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  
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  
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  
未措之於行。天下甯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為  
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為  
窮理。則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為兩節事矣。  
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

殆以吾心之良知為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  
<sup>補</sup>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為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  
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  
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  
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  
凡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  
<sup>以</sup>所致其體察乎。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  
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於此。而欲以外求。是猶目之  
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俛俛然求明於



其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於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釐千里之謬者。不容於不辨。吾子毋謂其論之太刻也。

來書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即物窮理。誠使昏闇之士深居端坐。不聞教告。遂能至於知致而德明乎。縱令靜而有覺。稍悟本性。則亦定慧無用之見。果能知古今達事變。而致用於天下國家之實否乎。其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語雖超悟獨得。不踵陳見。抑恐於道未相脗合。

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即物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尚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虛無。以為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心者身



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為一物；意用於治民，即治民為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為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為一物。凡意之所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於字訓者。如格于文祖，有苗來格，是以前至訓者也。然格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

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於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於字為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為訓，而必以至於字為義乎？如以至於字為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



則聖人何不直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為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啟後世之弊邪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為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常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析知行為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其端實始於此吾子蓋亦未免承沿積習

見則以為於道未相脗合不為過矣

來書云謂致知之功將如何為溫清如何為奉養即是誠意非別有所謂格物此亦恐非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見而為是說非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甯復有可通乎蓋鄙人之見則謂意欲溫清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其溫清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為溫清之節知如何而為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



何為溫清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溫清致其知如何為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溫清之事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溫清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為溫清之節者而為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為奉養之宜者而為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溫清之物格然後知溫清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後知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致其知溫清之良知而後溫清之意始誠致其知奉

養之良知而後奉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區區誠意致知格物之說蓋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將亦無可疑者矣

來書云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詳毫釐千里之繆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至於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養志養口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討論是非以為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由絲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爲學。而其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之弊也。

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孰



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邪。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為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為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為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為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而興師者為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為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為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為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來書云。謂大學格物之說。專求本心。猶可牽合。至於



六經四書所載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傳審問，溫故知新，博學詳說，好問好察，是皆明白求於事為之際，資於論說之間者。用功節目，固不容紊矣。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復解矣。至於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欲以多聞多見為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闕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教之為學也。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猶孟子是非

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為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使誠在於多學而識，則夫子胡乃謬為是說，以欺子貢者邪。一以貫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為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



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詞，以為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其外者也。博學審問，前言已盡，溫故新知。朱子亦以溫故屬之尊德性矣。德性豈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溫故，而溫故乃所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矣。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云，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邪？

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為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為論說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為知者。分知行為兩事，而果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楊墨之為仁義，鄉愿之辭忠信，堯舜子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正，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麻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



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辟雍諸事，似向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

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為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邪？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為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



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為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為律而身為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厯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厯數之學，皐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邪？封禪之說，尤為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為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為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邪？夫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

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邪？封禪之說，尤為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為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為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邪？夫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

候

皇



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

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嗚呼！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



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

其啟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其安天下之民。視才之



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其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

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



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熾。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

述

飭

盼

煨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觀。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謹諛跳踉，騁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惚，日夜遨遊。



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疏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

疎

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僭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

博



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間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間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

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蕭本載正錄卷二  
集要理

啟問道通書

甲申

吳曾兩生至，備道道通懇切為道之意，殊慰想念。若道通真可謂篤信好學者矣。憂病中會不能與兩生細論，然兩生亦自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見輒覺有進，在區區誠不能無負於兩生之遠來。在兩生則亦庶幾無負其遠來之意矣。臨別以此冊致道通意，請書數語。荒憤無可言者，輒以道通來書中所問數節略下轉語奉酬。草



早殊不詳細兩生當亦自能口悉也。

須

來書云。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來於先生誨言。時時  
體驗。愈益明白。然於朋友。不能一時相離。若得朋友  
講習。則此志纔精健闊大。纔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  
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乃今無  
朋友相講之日。還只靜坐。或看書。或游衍。經行。凡寓  
目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  
朋友講聚。精神流動。生意更多也。離羣索居之人。當  
更有何法以處之。

養

常

此段足驗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略。亦只是如此。  
用。只要無間斷。到得純熟後。意思又自不同矣。大抵吾  
人爲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  
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嘗病於困忘。只是一真切耳。  
自家痛痒。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自知得。  
痛痒。自家須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謂之方便法門。須是  
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也。  
來書云。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只  
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



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併看為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有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墮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間與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

慮邪。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卻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既而云。卻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



為無見。然亦未免尚有兩事也。

來書云：凡學者纔曉得做工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工夫去。纔不會差。纔是作聖工夫。未知是否。

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媸，真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矣。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

娃

絲

已

由

已

認

已

認

已

認

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觀著

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

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於道

在何處？聰明睿智從何處出來？

來書云：事上磨煉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意

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覺，安

可謂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

只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然乃有處得善與未善

何也？又或事來得多，須要次第與處，每因才力不足



輒為所困。雖極力扶起。而精神已覺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所說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為學。終身只為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這一件。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說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尚為兩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矣。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於毀譽得喪。不能實致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卻恐正是。牽於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來書云。致知之說。春間再承誨益。已頗知用力。覺得比舊尤為簡易。但鄙心則謂。與初學言之。還須帶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處。本來致知格物一併下。但在初學。未知下手用功。還說與格物。方曉得致知云云。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則是致知工夫。亦未嘗知也。近有一書。與友人論此。頗悉。今往一通。細觀之。當自見矣。

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卻恐正是。牽於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來書云。致知之說。春間再承誨益。已頗知用力。覺得比舊尤為簡易。但鄙心則謂。與初學言之。還須帶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處。本來致知格物一併下。但在初學。未知下手用功。還說與格物。方曉得致知云云。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則是致知工夫。亦未嘗知也。近有一書。與友人論此。頗悉。今往一通。細觀之。當自見矣。



來書云。今之為朱陸之辨者。尙未已。每對朋友言。正學不明已久。且不須枉費心力。為朱陸爭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點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來。決意要知此學。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辨。彼自能覺得。又嘗見朋友中。見有人議先生之言者。輒為動氣。昔在朱陸二先生。所以遺後世紛紛之議者。亦見二先生工夫。有未純熟。分明亦有動氣之病。若明道則無此矣。觀其與吳涉禮論介甫之學云。為我盡達諸介甫。不有益於他。必有益於我也。氣象何等從容。

辨 辨

嘗見先生與人書中。亦引此言。願朋友皆如此。如何。此節議論得極是。極是。願道通遍。以告於同志。各自且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也。以言語謗人。其謗淺。若自己不能身體實踐。而徒入耳出口。嗷嗷度日。是以身謗也。其謗深矣。凡今天下之論議我者。苟能取以為善。皆是砥礪切磋我也。則在我無非警惕修省進德之地矣。昔人謂攻吾之短者。是吾師。師又可惡乎。來書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說。何故不是性。晦庵答云。不容



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曉。每看書至此輒為一惑。請

問

生之謂性。生字即是氣字。猶言氣即是性也。氣即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即是性。即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為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

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答陸原靜書

來書云。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甯靜。妄心固動也。照心亦動也。心既恆動。則無刻斲停也。

是有意於求甯靜。是以愈不甯靜耳。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恆照則恆動。恆靜。天地之所以恆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斲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云云。

卷六下丁參看  
三。甲申讀我載正錄卷



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卽前所謂恆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矣。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

其所謂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原靜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

來書云。元神元氣元精。必各有寄藏發生之處。又有真陰之精。真陽之氣云云。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



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  
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  
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云三關七返  
九還之屬尚有無窮可疑者也

又

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即所謂性善也未發之中也  
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大公也何常人皆不能而必  
待於學邪中也寂也公也既以屬心之體則良知是  
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實未有也豈

良知復超然於體用之外乎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  
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  
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  
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  
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即良知之體用  
即良知之用甯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來書云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  
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觀不聞無思無為

暗



之謂。必常知常存。主於理之謂也。夫常知常存。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乎心之動靜者邪。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主於理。卽不觀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觀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觀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觀聞思爲。卽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之體者乎。

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爲靜。從欲爲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爲動。無事而寂然爲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爲靜。而已發爲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

暗



教。

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稿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

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在。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子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卽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



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爲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爲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動靜。春夏可以爲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爲陰爲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擬做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來書云。嘗試於心。喜怒憂懼之感發也。雖動氣之極。而吾心良知一覺。即罔然消阻。或遏於初。或制於中。或悔於後。然則良知常若居優閒無事之地。而爲之主。於喜怒憂懼。若不與焉者。何歟。

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謂良知常若居於優閒無事之



地語。尚有病。蓋良知雖不滯於喜怒憂懼。而喜怒憂懼亦不外於良知也。

來書云。夫以昨以良知為照心。竊謂良知心之本體也。照心人所用工。乃戒慎恐懼之心也。猶思也。而遂以戒慎恐懼為良知。何歟。

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

來書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歟。妄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歟。

且既曰妄心。則在妄心。可謂之照。而在照心。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幸再啟蒙。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為照。以照為妄也。照心為照。妄心為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思也夾行



來書云養生以清心寡欲為要。夫清心寡欲作聖之功畢矣。然欲寡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獨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今欲為此之功而隨人欲生而克之。則病根常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若欲剝洗蕩於衆欲未萌之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與息問與今始知之。此作聖之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

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為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為患也。今日養生以清心寡欲為要。只養生二字。便是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中。宜其有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來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於吾



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若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  
其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  
知清靜自在，惟有寐而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夜氣  
之說。但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  
而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  
舍求甯靜，愈不甯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  
以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者  
遊乎？而克欲夫前之念不萌，出則欲未萌，公民而克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

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  
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  
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  
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  
同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自  
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  
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為失  
其良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  
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說夜氣。



却<sup>却</sup>是得免後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株兔將復失之矣欲<sup>却</sup>求甯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甯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甯靜今卻又添一箇求甯靜本自生生今卻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卻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來書云佛氏又有常提念頭之說其猶孟子所謂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即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於此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工夫閒斷耳且念頭放失多因私欲客氣之動而<sup>敬言</sup>始忽然驚醒而後提其放而未提之間心之昏雜多不自覺今欲日精日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即全功乎抑於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乎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

即



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焉。又為思善之事。而於  
 本來面目。又未達一間也。如之何則可。  
 戒懼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豈有兩  
 事邪。此節所問前一段。已自說得分曉。末後卻是自生  
 迷惑。說得支離。及有本來面目未達一間之疑。都是自  
 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為病。去此病。自無此疑矣。  
 來書云。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如何謂明得盡。  
 如何而能更渾化。  
 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查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

使

卻

質美者。查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  
 自瑩徹。些少查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此本不  
 甚難曉。原靜所以致疑於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  
 是稍有欲速之心。向曾面論明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  
 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  
 來書云。聰明睿知。果質乎。仁義禮智。果性乎。喜怒哀  
 樂。果情乎。私欲客氣。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  
 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仲韓范諸公。德業表著。皆良  
 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聞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



特生質之美耳。則生知安行者。不愈於學知。困勉者乎。愚意竊云。謂諸公見道偏。則可謂全無聞。則恐後儒崇尚記誦訓詁之過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義禮知。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一病兩痛。非二物也。張黃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其有學違道不遠者也。使其聞學知道。即伊傅周召矣。若文中子。則

又不可謂之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略。則亦居然可見。但今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憑證。不可懸斷其所至矣。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即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為物欲牽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數公者。天質既自清明。自少物欲為之牽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是多自然。違道不遠。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謂之知學。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數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



而或泛濫於多岐。疑迷於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若知得時。便是聖人矣。後儒嘗以數子者。尚皆是氣質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此亦未爲過論。但後儒之所謂著察者。亦是狃於聞見之狹。蔽於沿習之非。而依擬倣象於影響形迹之間。尚非聖門之所謂著察者也。則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謂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說。若是知行本體。卽是良知良能。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謂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來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濬尋仲尼顏子樂處。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澄平生多悶。未嘗見真樂之趣。今切願尋之。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在憂苦。



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每與原靜論無非此意而原靜尙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於騎驢覓驢之蔽也

來書云大學以心有好樂忿懣憂患恐懼為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有者傳習錄中以病瘡譬之極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則是聖人之情不生於心而生於物也何謂耶且事感而情應則是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間何以致吾知乎學

務無情累雖輕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謝平一照而至次丁却見開酬三丁蓋係神和字樣其而多謬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瞭如明鏡略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病瘡之喻既已見其精切則此節所問可以釋然病瘡之人瘡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瘡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瘡發而後服藥調理



則既晚矣致知之功無閒於有事無事而豈論於病之  
已發未發邪大抵原靜所疑前後雖若不一然皆起於  
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為崇此根一去則前後所疑自  
將冰消霧釋有不待於問辨者矣

答原靜書出讀者皆喜澄善問師善答皆得聞所未  
聞師曰原靜所問只是知解上轉不得已與之逐節  
分疏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功雖千經萬典無  
不昭合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何必如此節節分解  
佛家有撲人逐塊之喻見塊撲人則得人矣見塊逐

謝本此段提行  
蕭本此段不載

塊於塊奚得哉在座諸友聞之惕然皆有惺悟此學  
貴反求非知解可入也

答歐陽崇一

崇一來書云師云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若曰多  
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見聞  
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竊意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  
然學者之知未嘗不由見聞而發滯於見聞固非而  
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日落在第二義恐為專以見  
聞為學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

蕭本載此段卷之三  
集要理



合一之功矣。如何。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  
 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  
 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  
 人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卻頭腦。  
 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  
 知之說。然其功夫。尚多鶻突者。正是欠此一問。大抵學  
 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  
 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

謝本則問一行空  
 欲依前下提行也

聞醜。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  
 醜。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  
 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為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  
 末者。雖稍不同。其為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  
 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  
 未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  
 識。則已失卻頭腦矣。崇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  
 日之問。正為發明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瑩。  
 則毫釐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酉州



來書云。師云。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  
 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體。即  
 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  
 要復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若安排  
 思索。便是自私自用智矣。學者之做。大率非沈空守寂。  
 未則安排思索。德辛壬之歲。著前一病。近又著後一病。  
 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其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別。  
 恐認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沈

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自用智。其為喪失良知一  
 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  
 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  
 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  
 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  
 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  
 為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來書又云。師云。為學終身只是一事。不論有事無事。  
 只是這一件。若說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分



為兩事也。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良知也。甯不了事，且加休養，致知也。如何卻為兩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則持志以帥氣，可矣。然言動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於暴其氣已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於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困於精力，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思慮未起，鬼神莫測，天淵不可及也。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為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

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為致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較計成敗利鈍，而愛



憎取舍於其間。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內非外之意。便是自私自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所云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云迫於事勢。困於精力。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偽。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誠一真切之故。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曾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

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來書又有云。人情機詐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為所欺。覺則自入於逆億。夫逆詐即詐也。億不信即非信也。為人欺。又非覺也。不逆不億。而常先覺。其惟良知瑩徹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間。背覺合詐者多矣。

不逆不億。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為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為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即是



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億。而爲人所欺者。尙亦不失爲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爲賢耳。崇一謂其惟良知瑩徹者。蓋已得其旨矣。然亦穎悟所及。恐未實際也。蓋良知之在人心。亘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恆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恆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謂背覺合詐者。是雖不逆人。而或未能無自欺也。雖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

常有求先覺之心。卽已流於逆億。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覺合詐之所以未免也。君子學以爲己。未嘗虞人之欺己也。恆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己也。恆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恆務自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明。則無所容其不信。

媿



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是猶為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即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答羅整菴少宰書

庚辰

某頓首啟。昨承教及大學發舟，匆匆未能奉答。曉來江行稍暇，復取手教而讀之，恐至贛後，人事復紛沓，先具其略以請來教云。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

此書載正錄卷之二末

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為極則也。幸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為極則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講明之耳。而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詬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覆曉諭，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則天下之愛我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當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孔子以為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誥，即皆自以為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



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講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摩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已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為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

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詞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補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



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為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為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是義外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為

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為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



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  
 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  
 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  
 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  
 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  
 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  
 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  
 儒者認理為外認物為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  
 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

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  
 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為而  
 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  
 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沈溺於枯槁虛  
 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  
 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  
 之也而況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  
 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況執事之高明哉凡某  
 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

某於



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實起於此不可不辨孟子闢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爲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云子豈好辨哉子不得

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嗶嗶於其間噫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衆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爲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



其為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  
 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  
 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重平生於朱子之說  
 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  
 而為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  
 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  
 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僕敢自  
 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  
 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

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  
 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損於己  
 者己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於朱子異未必非  
 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  
 小人之過也必文某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  
 子也執事所以教反覆數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  
 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說而釋然  
 無滯故今不敢縷縷以滋瑣屑之瀆然鄙說非面陳口  
 析斷亦未能了了於紙筆間也嗟乎執事所以開導啟



迪於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甯有如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甯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云者正不敢有負於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秋盡東還必求一面以卒所請千萬終教人之感也

蕭本載心錄卷三。二同

答聶文蔚

丙戌

春閒遠勞迂途枉顧問證惓惓此情何可當也已期二三同志更處靜地版留旬日少效其鄙見以求切劘之益而公期俗絆勢有不能別去極快快如有所失忽承

箋惠反覆千餘言讀之無甚浣慰中間推許太過蓋亦獎掖之盛心而規礪真切思欲納之於賢聖之域又託諸崇一以致其勤勤懇懇之懷此非深交篤愛何以及是知感知媿且懼其無以堪之也雖然僕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媿辭讓為乎哉其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為多一人信之不為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譟譟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



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飢溺猶己之飢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

而以斬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皞殺之不怨利之不用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爲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偽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揜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

謙



評人之私而竊以為己已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  
 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妒賢已忌能而猶自以為公是非  
 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為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  
 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  
 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無怪於  
 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  
 見於良知之學以為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  
 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  
 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

妬

相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為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  
 奚足恤哉血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人固  
 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匍匐啜跣顛  
 頓山扳懸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於  
 其傍以為是棄其禮貌衣冠而呼號顛頓若此是病狂  
 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  
 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  
 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固未有不痛  
 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顧

頭 夾行



而況於病狂喪心之譏乎而又況於斲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僕為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譏其為諂者有譏其為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為不知禮而侮之以為東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歟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於

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為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甯以斲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邈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為已任顧其心亦



往

已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將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妒勝忿之習以濟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嗟乎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誰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誠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無假於外求矣循是而充若決河注海孰得而禦哉文蔚所

妬

謂一人信之不為少其又能遜以委之何人乎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安居飽食塵囂無擾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優哉游哉天地之間甯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天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忍然者輒復云云爾咳疾暑毒書札絕懶盛使遠來遲留經月臨岐執筆又不覺累紙蓋於相知之深雖已縷縷至此殊覺有所未能盡也

稽

夾行

要理

戊子

日

三



得書見近來所學之驟進喜慰不可言諦視數過其間  
雖亦有一二未瑩徹處卻是致良知之功尙未純熟到  
純熟時自無此矣譬之驅車既已由於康莊大道之中  
或時橫斜迂曲者乃馬性未調銜勒不齊之故然已只  
在康莊大道中決不賺入傍蹊曲徑矣近時海內同志  
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見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賤軀  
舊有咳嗽畏熱之病近入炎方輒復大作主上聖明  
洞察責付甚重不敢遽辭地方軍務冗沓皆輿疾從事  
今卻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養病得在林下稍就清涼

輒

斜

或可瘳耳人還伏枕草草不盡傾企外惟濬一簡幸達  
致之

來書所詢草草奉復一二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  
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  
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  
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  
此閒講學卻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  
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  
或有時閒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



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  
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  
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閒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  
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  
等灑脫自在今卻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  
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  
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箇甚麼物來吾恐  
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  
忽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箇勿忘

又懸空去做箇勿助湊湊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  
工夫只做得箇沈空守寂學成一箇痴騃漢才遇些子  
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  
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擔閣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  
可憫矣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  
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  
用工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  
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  
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

下云隨時就事六六



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箇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爲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爲徹上徹

下萬世無弊者也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脗合貫通者才須攙和兼搭而說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徹也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箇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尙未了徹也集義之功尙未了徹適足以爲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箇勿忘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尙未了徹也



致良知之功尙未了徹適足以爲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混融湊泊而不曾就自己實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文蔚之論其於大本達道既已沛然無疑至於致知窮理及忘助等說時亦有攙和兼搭處卻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後自將釋然矣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真切篤實之功但以此自爲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遂爲定說教人卻未免又有因

段段

三字破入

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講也蓋良知只是一箇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箇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箇良知一箇真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卽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卽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卻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卻事親



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卻須又從事親的良  
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卻本原著在支節上求  
了良知只是一箇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  
求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卻自有輕重厚薄毫髮  
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  
髮不容增減而厚又只是一箇雖則只是一箇而其間  
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可得增減若須假借卽  
已非其眞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  
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孟

髮

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眞  
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省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  
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眞  
誠惻怛的良知卽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  
萬化至於不可窮詰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眞誠  
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  
有此一箇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  
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爲  
惟精惟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



者也文蔚云欲於事親從兄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就自己<sup>已</sup>用工得力處如此說亦無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誠惻怛<sup>惻怛</sup>以求盡夫事親從兄之道焉亦無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其說是矣億逆先覺之說文蔚謂誠則旁行<sup>旁行</sup>曲防<sup>曲防</sup>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聞有攙搭處則前已言之矣惟濬之言亦未為不是在文蔚須有取於惟濬之言而後盡在惟濬又須有取於文蔚之言而後明不然則亦未免各有倚著<sup>倚著</sup>之病也舜察邇言

芻

而詢藹蕘非是以邇言當察藹蕘當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罣礙<sup>罣礙</sup>遮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sup>大知</sup>才有執著<sup>執著</sup>意必其知便小矣講學中自有去取<sup>去取</sup>分辨<sup>分辨</sup>然就心地上著實用工夫卻須如此方是盡心三節區區曾有生知學知困知之說頗已明白無可疑者蓋盡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說存心養性事天不必說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而存心養性與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養性事天者雖未到得盡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裏做箇求到盡心知天的工夫更不必說



全書卷之二  
傳習錄中  
三  
死壽不貳修身以俟而死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功已在  
其中矣譬之行路盡心知天者如年力壯健之人既能  
奔走往來於數千百里之間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穉  
之年使之學習步趨於庭除之間者也死壽不貳修身  
以俟者如襁抱之孩方使之扶牆傍壁而漸學起立移  
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間者則不必更  
使之於庭除之間而學步趨而步趨於庭除之間自無  
弗能矣既已能步趨於庭除之間則不必更使之扶牆  
傍壁而學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無弗能矣然學起

立移步便是學步趨庭除之始學步趨庭除便是學奔  
走往來於數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工夫之難易  
則相去懸絕矣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  
則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階級不可躐等而能也  
細觀文蔚之論其意以恐盡心知天者廢卻存心修身  
之功而反為盡心知天之病是蓋為聖人憂工夫之或  
間斷而不知為自己憂工夫之未真切也吾儕用工卻  
須專心致志在死壽不貳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  
盡心知天功夫之始正如學起立移步便是學奔走千



里之始吾方自慮其不能起立移步而豈遽慮其不能奔走千里又況為奔走千里者而慮其或遺忘於起立移步之習哉文蔚識見本自超絕邁往而所論云然者亦是未能脫去舊時解說文義之習是為此三段書分疏比合以求融會貫通而自添許多意見纏繞反使用工不專一也近時懸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見正有此病最能擔誤人不可不滌除耳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節至當歸一更無可疑此便是文蔚曾著實用工然後能為此言此本不是險僻難見的道理人或意見

段段

疏

織潛

不同者還是良知尚有織翳潛伏若除去此織翳即自無不洞然矣已作書後移臥詹間偶遇無事遂復答此文蔚之學既已得其大者此等處久當釋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愛之厚千里差人遠及諄諄下問而竟虛來意又自不能已於言也然直慙煩縷已甚恃在信愛當不為罪惟濬處及謙之崇一處各得轉錄一通寄視之尤承一體之好也

右南大吉錄

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



全書卷之二  
傳習錄中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未<sub>未</sub>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sub>被</sub>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

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麤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穉者日惟督以句讀



全書卷之二  
傳習錄  
課做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爲善也何可得乎凡吾所以教其意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爲迂且吾亦將去故特叮嚀以告爾諸教讀其務體吾意永以爲訓毋輒因時俗之言改廢其繩墨庶成蒙以養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教約

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教讀以次徧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忽未能真切否溫清定省之儀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教讀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然後各退就席肄業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生多寡分爲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



全書卷之二  
傳習錄中  
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於本學。每朔望集各學會歌於書院。

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緩。脩謹而不失之拘局。久則體貌習熟。德性堅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詩。每間一日則輪一班習禮。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觀。習禮之日免其課做。每十日則總四班遞習於本學。每朔望則集各學會習於書院。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紬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做。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數。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於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終



